

# 雍正剑侠图

## 第十五回 司马良招亲三义庄 洪炳南阖家庆团圆

上文书说到王爷来到三义庄，在酒楼用饭，听王二说出二老思兄之意，告诉他左臂神刀洪炳南之子左臂花刀小火神洪玉耳就在这里，王二撒腿就跑，来到家里禀报两家员外爷。两员外立时来到望友楼，进楼，郑天雄眼含泪问道：“玉耳贤侄在哪里呀？”小英雄抢步上前：“您大概是二叔父吧？小侄玉耳参见。”郑天雄泪洒胸前，抱住玉耳：“想死叔父，你天伦何在？”“很快就来，叔父莫急。这位是三叔父吧？侄男叩头。”“孩子，我是你三叔高林，起来起来。哪阵香风把侄吹到，总算苍天见怜，偿我们弟兄的宿愿，但愿得你父母早日到来，咱们也好团聚呀。”玉耳落泪如雨下，说：“二位叔父，侄儿的娘亲已不在人世了。”老哥俩也难受呀，就把当年去接，如何惊闻噩耗之事都说了。又问：“贤侄，这几位是谁呀？”“叔父，都是父亲的好友，此处不便介绍，愿借二位叔父的高轩暂住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“孩子，什么是叔父的家，就是你自己的家，请老幼宾朋到寒舍一谈。”说着，就邀众位家去。

一直来到客厅，坐毕，玉耳拉郑、高二位到王爷的身边，说：“叔父，我给您二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当今万岁康熙老佛爷的四皇子雍亲王爷。”郑、高二老慌忙叩头：“死罪死罪，在王爷驾前请死，慢待王爷大不敬，请王爷宽宥才

是。”王爷扶起二位道：“本爵私行至江南，不要声张出去。你们二位交友，血心热胆，义气千秋，正是本爵要结交的益友良朋，何罪之有？快起来，再给您二位介绍两位，这位是山东圣手昆仑镇东侠侯廷侯振远。”“大名鼎鼎的前辈侯老侠客，我二人武林末学，该以晚辈之礼拜见。”说着就要行大礼。老侠拦住道：“听洪老英雄提到二位的为人，急于相见，老弟老兄，何分彼此呢？过誉过誉，不敢当。”王爷又把海川叫过来：“二位，这位是武林中的新人物，直隶童海川。”“啊，莫非是杭州擂掌打法禅僧，灵隐寺献绝艺，北高峰贺号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侠客吗？”王爷点头：“正是。”“哎呀，我弟兄几世修行的，怎么一时之间王爷、双侠莅临敝宅，做梦也想不到哇。”玉耳又把四小介绍给二老。

大家落座喝茶，才把所有每个人的事情，详细说清。这时候酒宴已齐，才谦让归座。郑奎给王爷满斟一杯：“山肴野味，不成敬意，爷请多包涵吧。”由于郑奎至诚相让，王爷也不客气：“郑老英雄，本爵也是自家人，最好别客气。”大家开怀畅饮。海川跟王爷商量：“玉耳已然到家，将来炳南公一到，乐享天伦，咱们可是王命在身，限期不多，还是告辞走吧。”王爷点头答应：“郑老英雄，我们的事情也很急，不如趁此机会告辞吧。”郑奎、高林苦苦相留，真是盛情难却。商妥明天一早就走。

吃完晚饭，王爷有些累啦，再说明天还要赶路呐，便道：“二位庄主，本爵今天走累了，给我们找地方休息吧。”“王爷放心，早收拾好了。”命令家人掌起灯光，郑高二位陪着，来到西跨院儿，院里盛栽松竹，十分幽静。来到北

房，借灯光一看，靠墙的书格子置放二十三史，各种书籍俱全。王爷他们坐下。王爷很疼爱这几个孩子，问：“高老英雄，您给他们也安排住处，叫他们早早休息吧。”高林站起来：“贤侄们随我来。”高远甫带着他们五个来到东跨院北房，然后说道：“你们就在这屋里休息，我可不能奉陪你们啦，如果你们解手，还出刚才进来的角门，往北奔内宅有个夹道，走到东边有月亮门儿，一直往东南角儿，就见到厕所啦。玉耳好生陪着哥哥们休息。”玉耳答应着。他们五个性情相投，又兼聚少离多，真是难以分开，商量着怎样才永远不分离。此时已交二鼓。司马良站起来，道：“咱们可该睡觉啦，我先去方便方便，回来再睡。”九龄站起来道：“我也去。”玉耳、小香、小翠也都站起来：“我们也去。”

五个小英雄出角门，顺夹道往北进了月亮门儿，北边是东西下一段花墙，再往北是个大花园儿，眼前这个院落好像是堆料的地方，有好几垛新砖，还有一垛垛圆木方木。五个人仔细看着道儿，等来到东南角看见厕所，发现东面是南北的大墙，厕所北面是个冲东的大车门，不过已经上锁。这个院是司马良他们住的跨院后边的第三层院。到了厕所门口，猛然间听上面“嗖”地一下，从东门上边出现了一个夜行人。不但司马良发现了，九龄他们四个也发现啦，就势五个人全蹲下身来，屏住气息仔细观看。这个人煞白的一张脸，年纪在二十八九岁，一身云串通口夜行衣，绢帕缠头，背插单刀，绒绳勒住十字绊，兜裆滚裤，脚底下抓地虎靴子。他飘身下来，鹿伏鹤行可就往北啦。司马良准知道不是好人，不过他大一点，明白事故多一些儿，像郑天雄、高元甫也是武林人物，在此居住多年，都是成名的人物，猫狗小贼他不

敢来。这是哪路贼呀？看他走向北边，那面是个花园，已经是郑家的内宅。贼人去可以，我行吗？身为少侠客去人家内宅？瓜田不纳履，李下不整冠，朋友门前如王府哇。想到这儿，自己不敢追啦。后来又一想：焉有见贼不管之理，岂能退缩不前！司马良从后边就跟上啦，这贼人越墙而过。绿林里边有规矩，逢门不乱入，看来他是个内行。司马良也飞身跨上墙头，单胳膊一挂往里看，啊，真是个大花园，既有四时不谢之花，又栽八节长春之草，君子竹、大夫松，牡丹等等，桃红李白芬芳，绿柳青萝摇曳，红紫芳菲，争奇斗艳。这贼人分花拂柳，一直往北。司马良那顾许多，飘身而下，也跟上了。

绕过几座假山，穿过凉亭，花团锦簇之中有一座两层小楼儿，画阁雕梁，斗拱重檐，十分讲究。当中栏杆，两边扶手明楼梯，楼上五间，灯火辉煌，有姑娘说笑声音。楼下的五间没灯亮，周围是绿树成荫。楼前是个草坪，碧草如茵，草坪的边上有五个大鱼缸，木架架着。当司马良看情况的时候，这个贼早就蹬着扶手上楼啦。司马良伸手轻轻地拿出链子锤，蹑足潜踪，来到楼下，看窗户上被灯光一照，人影摇摇，都是年轻妇女的样子。再看这贼人，用左手指甲把窗纸割了一个月牙口儿。贼人手扶窗台儿，猫腰往里观看。

这楼里住一位千金小姐，就是郑天雄老英雄的独生女儿，名叫玉兰，今年十八岁，老人爱如掌上明珠。在姑娘小时候，请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秀才，可说是饱学鸿儒，教姑娘读书，念了十年，真是才储八斗，学富五车。长得更是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。高元甫无儿无女，这姑娘受到四位老人的爱护。姑娘每晚上都要带着几个侍女，做些女工针黹，在

灯下刺绣。

司马良看得真切，脚尖儿点地，一鹤冲天，轻身飞起，刚往拉杆上一落，双手一悠链子锤，“哗楞”，挂着风声，照着贼人的后脑就要砸。当司马良往下砸的时候，他又犹豫啦，打死他没活口哇，最好把他擒住。这一来锤下去就慢啦。贼人往旁一闪，双锤砸在窗台上。“叭嚓”，可把屋里的姑娘们给吓坏啦。司马良随着又从栏杆上下来，照贼人跨骨上“嘭”一下，正踹上，贼人就势一溜滚，“鲤鱼打挺”，站起身形，“噌”地一下往楼下蹦。司马良飞身下来，高声喊：“好贼人哪里走？”一抖双锤伏腰就追上去了。前边是假山石，贼人刚要绕，猛然从假山根下花丛之中，“嗖”地一下蹿出一人，正是夏九龄。冷不防“枯树盘根”，链子槊就到啦，正缠在贼人腿腕上，“哗楞”一抖，把贼人摔出一溜滚去。贼人起来，撒腿往东边花林中逃窜，没想到“噌噌”出来两个人，正是小香、小翠，各自拉刀，盖顶就劈。贼人已成惊弓之鸟，不敢恋战，刚一躲小翠的刀，小香的刀正扎在贼人的大腿上，裤子也破啦，血也下来啦，一跛一点撒腿往西跑。哪想到花丛中飞身形出来一个人，正是左臂花刀小火神洪玉耳。他一压左手刀，飞身过来，“仙人解带”，拦腰就砍。贼人都懵啦！玉耳刀到，他再也躲不开了。玉耳里合一腿，踢在他的肩头，“嘭”！应声而倒。司马良他们正赶到，用膝盖一顶贼人腰眼，抹肩头，拢二臂，四马攒蹄给捆上啦。

五小到了一起，九龄才说：“良哥，您追下贼来，我们也跳过了墙，贼人有规矩，哪里进哪里出，我们四个人藏好，这叫预备窝弓擒猛虎，安排香饵钓大鳖。”司马良心里

高兴，还是把兄弟呀，同仇敌忾，和衷共济。五个人正商量快去前厅报信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痰嗽一声：“什么人，在此大胆喧哗？”前边走的郑天雄，后边跟的高元甫。两员外因为盟兄洪炳南很快就到，再说洪玉耳贤侄已经来了，正在内宅商议。好像听见东院花园有动静，老哥俩才来到花园。看见这几个人在这儿，忙问：“你们怎么跑内宅来啦？”夏九龄答道：“二位前辈，真不巧，今天到您的贵府，正赶上闹贼，被我哥哥司马良捆上啦，您看看吧。”高老员外一听，脸色一红，早不来贼，晚不来贼，单单在今天来贼，叫我弟兄不好看。

这五个孩子都没言语，往西出月亮门，顺夹道穿过中厅到西跨院，一看王爷在台阶上站着，二侠都在院中。原来郑天雄走后，老爷三并没休息安歇，王爷脱了鞋，盘腿坐在炕上，双侠坐在桌子两旁，说了一会儿话，突然好像听见有声音，老哥俩站起来，王爷也忙着下炕提鞋。海川把双钺取出，一提气，飞身上北房，登屋脊往四下观望。耿耿银河，明月在天，听见东院有动手的声音。海川下来，王爷问海川：“有什么动静？”“东院有人动手。”王爷心急：“咱们的孩子都在东院呐！”海川点头。“要不叫海川去看看？”侯老侠听了摇头道：“爷驾想一想，郑、高二位也是武林人物，人家不找咱们，咱不能去，五个孩子在一起，也无妨碍。”王爷知道侯老侠想得周到，真的来贼厉害，自然会派人来请；不等请就去，好像看不起人，叫郑、高二老多想。

不大会儿，五个孩子来到。夏九龄忙上前禀报：“回爷的话，他们家后边有女眷，来了采花……”这个贼字还没说出来，侯老侠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：“胡说，满口乱道，你

还算懂规矩么？”吓得九龄把贼字咽了回去。

王爷一听，这老头儿对孩子们太严厉，问：“老侠客，孩子说错了吗？”侯老侠道：“王爷，郑、高二老名门大户，又是武林高手，家有女眷，怎能传扬此事？若被外人知道，与本宅妇女名节有关呐。”王爷一听，心中很佩服侯老侠的见解。

咱们这部书说的是康熙年间、封建时代的事，女子没有地位，受旧礼教的束缚。他们说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又说生死是小，失节是大。像郑天雄这样的人家，要传说出去，就不得了啦。姑娘的名节也受影响，将来找婆家都不好办，还要防范姑娘自己心窄，寻了短见。

郑、高两位老弟兄来到前厅，一看管家带着十来个人把贼人捆得结结实实，这才来到西院。海川一见二老到啦，问：“两位员外，后院有贼人扰闹家宅，甚感不安，我们好不放心呐。”郑天雄、高元甫都抱拳一笑：“惊动爷驾，甚是惭愧，请王爷、侠客爷安心，已经没有事啦。”又禀明王爷道：“贼人已经拿获，请王爷不必挂念。”说着又问九龄：“夏少侠，你们谁拿住的贼人？”九龄现在一看郑、高二老有感激之情，便道：“方才到您的花园儿，很失礼啦。像您这贵府高门，什么样的贼人吞了豹子胆敢来扰闹！刚才，我们在花园，说拿住了贼人，二位员外是不会相信的。不过小子也没有那么大的本领拿贼，也不敢居功，您问我哥哥得啦。”说完，耷拉着小脸蛋，一声不语。

老侠侯振远心里不乐，这孩子的话暗带讥讽，郑、高二老要心地狭窄，可就不合适啦。侯老侠暗暗看了郑、高二位一下，罢了，不愧是老英雄，九龄的言语，人家脸上毫无反

应。司马良将前情叙说了一遍。郑天雄听完，后哈哈大笑道：“我弟兄甚为感激少侠客，由于园内居住小女，老夫误认为少侠客无故前往，方才在花园出言不逊，是老夫之过也。几位少侠多担待。拿住贼人，保全名声，老夫当有重谢。”侯振远暗暗点头，郑天雄是个人物。王爷听完，问：“郑老英雄，听良儿一说，贼人十分可恶，现在哪里？”“回王爷，由家人看守。”“好吧，把他押来。”高元甫亲自把贼人押来，家人都在外面侍立。王爷一看这贼人很凶恶，青色绢帕缠头，刀已经给摘下了，一身夜行衣。刚要问话，镇东侠侯振远一摆手，道：“高老员外，您叫人把他带走，爷驾不用细问啦。”家人进来推搡着贼人踉踉跄跄地出去啦。大家都不明白，王爷忙问：“侯老侠，怎么不问问？”老侠微微一笑：“爷驾，高、郑二位员外，这个贼人老夫认识。”

侯振远这么大的侠客，怎么能认识这种臭贼呢？其中有个原因，这个贼人叫柳玉，是山东巢父林外东北五里李海坞的人，有个外号叫拨草寻花客柳玉。他还有个弟弟，叫窗前一枝花柳未成。前文说过，海川、王爷下山东请老侠，四寇火焚巢父林，侯老侠杀的那两个贼人，一个是吴得玉，一个就是柳未成。当年，柳玉也头顶门生帖要拜侯老侠为师。老侠问了问他的来历，后来暗地一调查，才知柳玉是个为人不齿的坏贼，便骂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敢到老夫家中来拜师？本应将你置于死地，我给你一条自新之路，如果恶习不改，犯在老夫手中，定杀不赦！”这小子抱头鼠窜而去。因为柳未成、吴得玉在云南八卦山后山当小头目，每年探家一次，可今年没来。不是没来，到了东昌府与韩宝、吴志广见面，去巢父林被侯老侠给杀了。柳玉怎能知情？带好兵刃夜行衣

包，准备到云南找他弟弟去。但从家中一动身，一路上做尽坏事，真是罄南山之竹，书罪无穷，决东海之波，流恶难尽。他来到桃源县三义庄，天已傍黑。腹中饥饿，心想到镇甸里找个饭馆吃点儿东西。这小子进的是北镇口，走着走着路西有一条宽胡同，远远地看见几个姑娘，花枝招展的从西往东来，柳玉这种臭贼，发现了姑娘，他能让过去吗？立即迎着往西来啦。

这位小姐就是郑玉兰，带着四个丫鬟去西院叔叔高元甫的家里。高家有一个洗衣婆子，扎得一手好花，她跟这婆子学扎花去啦。本来婶母要留她吃饭，可姑娘一定要回去，没想到碰上这个坏小子。柳玉心里这个美呀，心想：这是我的造化来啦，真是好花儿藏在深山里，美女出在小乡村！他先踩道。折回来在前街望友楼吃完饭，然后到村口外找个大树林，躺下睡啦。醒来时，已到二鼓左右。他换好夜行衣，插好钢刀，从树林出来，越想越美。施展夜行术来到三义庄郑宅东墙，拔腰上墙，直奔花园。听见楼上姑娘们说笑，他来到楼上捅窗纸，连看都没看一眼，司马良就下手啦。镇东侠为什么不让王爷问话呢？因为柳玉是坏贼，如果一问他，说出不好听的话来，于郑、高二老脸上无光，这才把他带出去。

老侠把柳玉的事情一说，然后把郑天雄请过来，低言相告：“您找几个人，把贼人的嘴堵住捆好，到村外山坡树林里深深的刨个坑，给他埋了就完结啦。凡是去的人，每人给几两银子，此后不再提起。这事儿不能送官府，因为一经审问，与姑娘名节有碍。”郑天雄真佩服镇东侠心细如发，想得周到。

一夜无话，次日清晨，郑、高二员外来到跨院，痰嗽一声。其实王爷、双侠早就起来了，梳洗已毕。王爷在屋里道：“二位员外请进来说话。”郑、高二老进屋，这时五小也来啦，分宾主落座。下人献茶，郑老英雄手擎茶杯，二目发直，上下打量司马良。司马良很腼腆，看得他发毛。王爷喝着茶，总觉得郑奎神不守舍，现在一瞧这意思，心里可就有了七八分明白啦：一定是昨夜司马良救了他的女儿，想以回报。司马良是两位侠客的高足，人品、性格、相貌、武艺样样都好，大概郑天雄有意招司马良为东床快婿，恐怕因为和我们是初交，不好往外说。看他两家是清白家门，门户又好，应该给他们执斧伐柯，做个冰上人，成全两家的好事。王爷喝了一口茶。把杯子放下：“郑老员外。”郑天雄一听王爷叫他，道：“啊，王爷！您有什么吩咐？”王爷把九龄叫过来：“陪着你哥哥司马良先到院中去。”九龄跟司马良出去啦。

王爷冲郑天雄一笑：“哈哈，郑老员外，你看司马良这小孩怎么样啊？”“好极啦。”“嗽，这孩子跟随伯父南侠客海内寻针昆仑道长司马空练艺，后又拜在海川名下。本爵看你似有所思，不知何故？”郑奎知道王爷看出来，便说：“草民有女，品德不错。不瞒王爷您哪，媒人络绎不绝，草民都婉言相谢，皆因品貌不相当。”“老员外的眼光高，一般看不上，门不当户不对。您看司马良这孩子，少年英俊，鹏搏万里，无可挑剔。本爵情愿做媒，成全你两家为秦晋。”郑奎一看高林，老哥俩全都站起来抱拳拱手：“恳求王爷作成此事，我弟兄求之不得。”“二位员外请坐，此事包在本爵身上。”王爷提高嗓门儿：“司马良进来吧。”司马

良赶紧过来：“爷有什么吩咐？”“你今年十九吧？”“对，孩儿十九岁。”“我听你伯父司马南侠提过，你还没有定亲吧？”司马良脸一红，说：“回爷的话，从小随伯父练艺，到杭州拜师，武艺还没学成，正在求上进的时候，哪能想到这方面去？”王爷点头道：“对，大丈夫患名不立，何患无妻，不过也该通权达变么！郑老员外有一女，这位小姐，月貌花容，女工针黹无所不精。可以说，上炕一把剪刀，下炕一把铲子，煎炒烹炸，酸甜辛辣，操持家务全行。而且识文读书，广念圣贤经传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良儿，这可是打着灯笼找不到的好内助。本爵为媒，你就当面应允，可不能说别的。”司马良吓得不敢答言，只看师父。海川心里暗笑：人家姑娘的父亲都没介绍这么清楚，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？真是媒婆媒婆，到处说合，不图挣钱，就为吃喝！

雍亲王爷一看司马良吞吞吐吐，心里很着急，问：“良儿，你到底乐意不乐意？快说。”司马良这才跟王爷说道：“爷驾，这门亲事，司马良不敢答应啊，一来没禀明伯父，二来没征得我师父的同意，小子怎能擅自定亲答应？请王爷多原谅。”王爷把脸往下一沉，道：“胡说，我做媒人，我说行，难道你伯父、师父的主我就不能做了么？你的师父在此，他敢驳我的面子吗？”老侠侯振远在旁边看着，不由地暗笑，心中也想着是好事，便冲司马良点头道：“贤侄，郑、高二老的青睐，王爷的大媒，脸面不小，快谢亲吧。”海川也点头道：“这是好事啊。”司马良知道师父同意啦，赶紧行礼：“既是爷给作主，当然按爷的吩咐去做。”王爷大笑：“哈哈，这样才是。”

王爷眼望郑奎：“老员外，本爵办事干脆，先让你们爷

俩见个面。九龄把椅子搬到正中放好。”九龄把太师椅放在当中，请郑奎坐下，吩咐司马良过来行礼。司马良脸色红红的，跪在郑奎面前：“泰山石敢当在上，小婿有礼。”当时大家听了都一怔，等到明白过来，“哗”地一下，哄堂大笑。

书中暗表：司马良这句话是刚学的。九龄他们俩到了外面西房下，九龄问司马良：“良哥，您说，王爷叫咱们俩出来干什么？”司马良想了一下，说：“还是昨夜到花园的事吧？”“对！可我问您，为什么叫咱俩出来？”司马良摇摇头：“不知道。”“哥哥，您真是榆木头，这还不明白，王爷要说话，可背着您，我想是要给您提亲。”司马良一听吓坏了：“你怎敢胡猜，这还了得！”“别发火，要不是就算了，可要是呢，您怎么办？”司马良脸儿一红：“这当着人多不好意思啊？”“我替您想想，勿临渴而掘井，兄弟我是向着您的，如果真是的话，您要沉住气，必须要推辞，等到咱师父师大爷点头啦，您再答应。可记住啦？”司马良点头答应。他又问：“唉，我应该叫什么？”夏九龄坏劲儿又冒上来啦，说：“磕头的时候，叫泰山石敢当，要叫别的，老丈人笑话，将来嫂子过了门看不起您。千万记住。”“兄弟，什么叫泰山石？”“就是健康的意思。”果然，司马良这么叫了。

王爷一听他说错了，问：“叫岳父泰山，什么石敢当啊？”小英雄才知上了九龄的当，赶紧改口：“岳父泰山在上，小婿参拜。”这可把老郑奎乐得前仰后合，嘴闭不上，伸手相搀：“贤婿免礼。”

王爷又跟海川商量：“问问你徒弟有什么订礼没有？”

海川把司马良拉过来一问：“你有什么礼物？”司马良摇头：“孩儿什么也没有。”“那你拿出一只亮银镖来吧。”司马良无奈，也只好打开包袱，取出一只银镖来，交给师父。海川捧着镖来到雍亲王爷面前禀道：“爷请看，良儿身无贵重之物，就用他的镖做定礼吧。”王爷又派家人买来一块红绸子，包好了银镖，把一个铜茶盘儿擦亮，放在里面，他亲自交给郑奎道：“老员外，这是姑爷和姑娘的订亲之物，银镖为定，终身不渝。”郑奎接过来：“谢谢王爷的吉言。”王爷大笑：“哈哈，你府小姐，红鸾高照，今日订亲，大喜大喜，这杯喜酒，我可得喝呀。”连侯老侠心里都暗笑，这回可真吃上人家啦！真是机会巧了，王爷喜爱英雄，愿意结交绿林人物。郑奎也明白这个道理，他把订礼放在一进客厅大门口靠左边的一个红木的茶几上，然后叫高元甫派人通知内宅，再命厨房准备上等酒席，依然用牛、羊二肉。内宅也是一样，传遍两件喜事：头一件阔别多年的兄长很快就要来了，二件是小姐订了亲，真是阖家欢喜。只有海川着急，这一耽搁，今天又走不了啦。可又不能提出来告辞，因为徒弟订亲。

正在这时，家人往里跑，高挑帘栊：“禀二位员外爷，洪大爷到啦。”就听外面悲泣之声：“二位贤弟，愚兄惭愧呀！”果然炳南公来了。郑、高二老一看，真是悲喜交加，两个人出来就跪在兄长的面前，洪利也就跪下，三个人抱头痛哭，老泪纵横。洪炳南涕泪涟涟：“愚兄在与二位贤弟握别之后，托人给家中带信，由于求进心切，才去广东拜师学艺，哪知倒成了洪家的罪人，与二位贤弟失约，也成了负义之徒。回到家中才知妻儿皆亡。不想上苍有眼，无意中得见

玉耳，只是你嫂嫂恐已不在人世，使愚兄终天抱恨呐！”郑天雄擦着眼泪：“哥哥，但愿吉人天相，终有见面之期，今日大喜之事，兄长还是免痛吧。”郑奎把订亲之事，细说一遍，洪利自是破涕为笑，然后大家见礼。家人来往似穿梭，斟酒上菜，内宅两位夫人把小姐叫到后堂。有人到内宅报告：“高员外爷叫安人派人去把订亲之物取来。”可巧上房都是年轻的丫鬟，只有高老夫人带来的是婆子，这人很稳重端庄，不多说多道。高氏夫人跟嫂嫂商量：“年轻的不便当，就让那杨姐去取吧。”杨姐奉命来到前厅。按理说一个下人，低头儿进来拿走，也就得啦，偏巧杨姐挑帘子进来，冲着高林说话：“夫人叫小妇人来取订亲之物。”这一来，在座的都要看一眼这婆子，尤其是洪炳南听话音耳熟，便猛一抬头，不由地两眼发直，浑身颤抖：“贤妻呀！”往后一仰，跌倒地上。

当年杨氏夫人在大水来到之时，顺水漂出家门。她虽知活不了，也要挣扎，她在水里一冒，伸手一抓，可巧抓到一根很粗的木橧。两手死死抱住，爬在上边就昏过去了。漂到了一个地方叫板闸，这地方有大堤埝，本村百姓，鸣锣集众。河堤上有很多小红灯，人声嘈杂，护埝防水，单有几十位年轻小伙子捞人救护。男的救上来送到青苗会，妇女救上来暂时送到板闸村尼姑庵。捞上死的停在村公所大院，把每个人年龄相貌特征，着装打扮，详细填好，任人辨认，无人认领者就地掩埋。水下去啦，男女灾民都打发了，有亲投亲，有友靠友，无亲故者，任其自谋出路。有年老者一并造册报请济养，这是板闸村一份善举。最后问到杨氏夫人，她想啊：丈夫出外不归，儿子九死无一生，娘家父母皆亡，虽

有兄嫂，一个穷姑奶奶要上娘家住一辈子，这可不成，指亲不富，看嘴不饱，绝不能去！先者丈夫捎信来叫我带孩子去三义庄，投奔盟弟郑奎、高林去，亲弟兄我都不去，怎能投素不相识的把兄弟呢？这也绝不可能！寄人篱下，仰人鼻息，不如自食其力！丈夫有命回来，虽然我没保住儿子，对不起丈夫随行嘱托，可我还能跟他说清此事啊。所以当老尼姑问她的时候，她可撒谎了：“师父，我丈夫和我三岁的孩子同时遇难，只有我一人活命，想我一懦弱女人，纵然会炕上地下的活计，也无能养活自己。师父是出家之人，方便为本，慈悲为怀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弟子愿拜在佛门，削发为尼。”杨夫人说着话，痛夫思子，肝肠皆断，热泪直流。老师父口诵佛号：“阿弥陀佛，佛门广大，众生皆渡，但不渡无缘之人，我见你满怀忧虑，必有难言之隐。看你将来有红尘之福，岂与佛门有缘？不过你现在难中，真要削发，将来丈夫不死回归，悔之晚矣。不如你做我的一个带发修行的女弟子，耐心等待来时吧。”杨氏夫人磕了头，在庙中帮助老尼姑扫天刮地，烧香念佛。

这座庙叫水月庵，老尼姑名叫慈善，德高望重。其实庙里十分清苦，没有多大香火，只靠慈善募化四方。一次，慈善来到高林的家中写布施，说起家常来，老尼姑说庙中有个中年妇人，因天灾只剩一人，十分贫苦。高元甫一听，便问：“师父，她能做活吗？”“浆浆洗洗，大裁小较，手底下利索着呐。”“让她到我这儿来吧，我也不会亏待她。”这样洪氏夫人改姓来到高家。她干活任劳任怨，上上下下都很合得来。高老夫人根本不拿她当下人看待。后来玉兰大啦，最喜欢她的刺绣，总来西院跟她学，妈妈长妈妈短的叫她。慢

慢地，洪氏夫人才知道，原来是在金兰之好的弟弟家中干活，有心提出来：“我丈夫到现在下落不明，真的日久天长，高家夫妇有待慢之处，到那时自己前不能进，后不能退，倒没有安身之处啦。如果不提，他们拿我当成仆人，反倒心安理得，我干活吃饭。”可洪氏慢慢地知道这老弟兄修建房屋，为的就是我夫妻，心里万分感激。有时候高元甫夫妇提到兄嫂，思念之情，流于言表，洪氏夫人也是忧心如焚，想痛哭一场。

经过十几个春秋，洪氏夫人五十岁的年纪，鬓发皆白啦。这次玉耳来到，尽管高元甫总在东院，可消息传来，说大爷的公子来啦，她有心去看看又不敢。今天小姐订亲，高夫人知道洪氏夫人与玉兰姑娘好，才叫她到东院来。刚到东院，又听说大爷来啦，所以到前厅取订礼时，她壮着胆子故意和高员外说话，以便观察丈夫是否在此。现在一见丈夫洪利，这十八年的生离死别，使洪氏夫人一阵哽咽，落泪如雨，觉得天旋地转，身形乱晃。玉耳一下蹿过来，嘭地一把扶住。母子天性啊！玉耳哗啦一下热泪直流：“妈妈！”洪氏悠悠气转，一来思念丈夫想儿子，二来在盟弟府上当了十几年的女仆，又有些羞愧难忍。洪氏夫人手捧玉耳的脸：“你、你、你是我洪家后代，十五年被水把母子冲散的娇儿吗？”“正是不孝的孩儿玉耳。”“儿呀，只道母子今生今世不能相逢，要想见面除非是鼓打三更，梦中相会，难道是做梦不成？”“妈，儿子确在母亲怀中，不是做梦。”“你父亲呐？”洪利不顾一切，扑了过来。那个年头太封建，不能拥抱，不管心里如何，外表总要矜持。洪利扶住洪氏：“唉，千错万错都是洪利一人之错。总算老天有眼，你我一家难后